

弘道館記述義

上

亨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4

1

10

15

20

25

30



明治二十七年五月

文章 17  
W14

# 弘道館記述義

010185194340

水戸

吉成氏藏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吉成氏藏

弘道館記述義叙

天地清淑之氣。唯鬼才傑士。能稟而運用焉耳。故蘊諸內。則德輝燦然彰其外。發諸文章。則確乎不可以磨滅。天下之人。觀其如此也。為其氣之所振蕩激勵。而不自知矣。如東湖先生者。蓋是也。曩者余在海西。獲觀先生正氣歌。格調雄放。詞意嚴勵。誦之琅然。作金石聲。久而諳記焉。當有憤鬱

清口

弘道館



不平之事。則高聲吟破。覺胸中芥蒂。洒然一灑。但恨蕞爾短章。未盡其底蘊耳。爾後僑西京。書賈都文堂。攜來弘道館記述義來。余受而一過讀。拍案歎曰。噫。是先生精神氣魄之所發也。當先生之時。霸府政衰。邊釁將啓。天下騷然。而士大夫恬熙為風。廟堂之上。姦吏弄權。蠹害忠良。於尊王大義。泯然幾于無聞。時烈公在國。陞先生

於要職。先生感知遇。慨然以激勵群雄挽回世運為己任。一時才俊。想望公與先生之風采。莫不冀接其芝眉。聽其緒論。天下將大有所感奮興起者。未幾時。公有黃揚之厄。而先生亦屢苦于萑藪。輒軻阨塞。無一日之安。而其倔强排寡之氣。終不以此自貶。讀書脩養。期成功於身後。先輩有云。將以萬世之伸。敵一時之詘。正先生之謂



也。先生已逝矣。其容貌言論固不可得而見。雖然此書賴存焉。則其精神氣魄浩浩然流被天壤而無窮矣。天下之士樂誦其文章。頌其姓氏。乃相顧太息。不知涕泗之流落者。此其故何哉。蓋烈公以英邁豪傑之主。首唱尊王。而先生起而翼之。向之泯然幾于無聞者。煌々焉復明于世。而後天下人々思致力于

王室矣。國家今日之盛。未必無原由也。然則天地清淑之氣。唯公與先生稟而得葆之。故發而為詞賦。成文章。振盪激勵煥發人心者。皆自運用之也。抑義公著日本史。大義明于萬世。烈公生百歲之後。崛起首唱尊王。義理益著。其論神道。不隨於怪僻詭譎。而此記字句簡潔。初學者或未易了解。先生述義明意。引據確實。以發其微旨。



使讀者瞭然知所擇矣。蓋烈公唱之于上。而先生又和之于下者。所以繼述義公之志也。乃其學之醇。不待贊稱而明矣。於是乎序。明治己巳蔚林

長岡恂謹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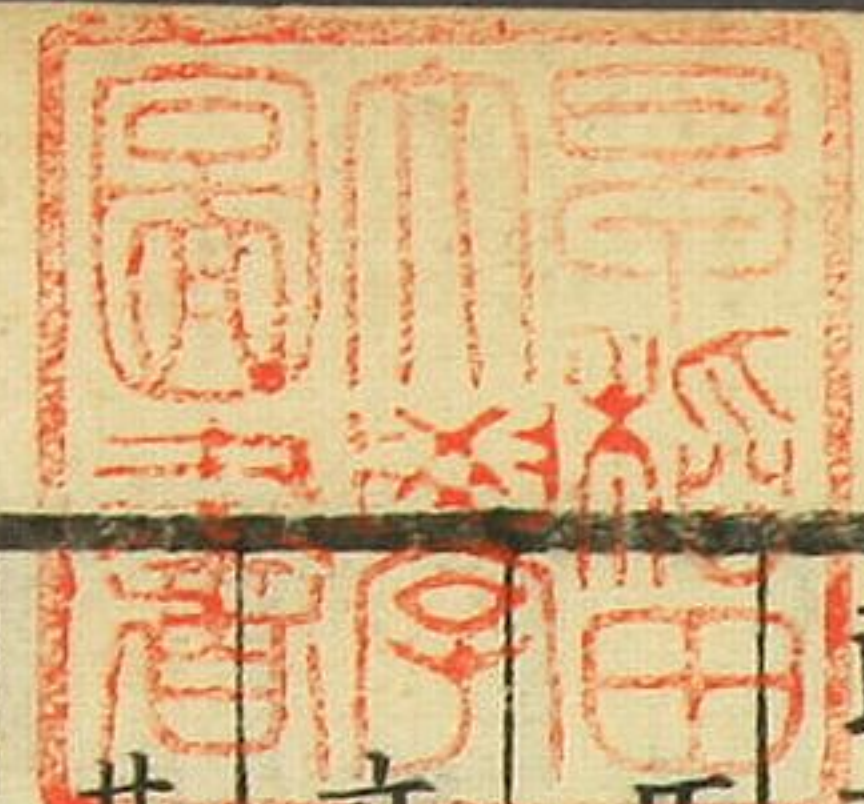
大高守文堂書

弘道館記述義卷之上

臣藤田彪謹述

弘道者何。人能弘道也。道者何。天地之大經。而生民不可須臾離者也。

臣彪謹案。上古世質。人朴。未有書契。所謂道者。亦冥然靡聞焉。然則道固不原於上古乎。曰。奚其然。當時特無其名耳。乃若其實。則未始不原於天神焉。何以言之。夫父子君臣夫婦。人道之最大者。上古父子君臣夫婦之分。嚴乎。一





定猶天尊而地卑焉。上令下從，男唱女和，亦猶天施而地生，而萬物各遂其性焉。神代雖邈矣，古典所載彰明較著，不復容疑。所謂其實則原於天神者，不其然乎？蓋道猶大路，人人遵大路而行，率由踐履，莫非斯路，則孰復知路之為路，其路維一，無有他歧，則亦安命路以名之。為自天地以來，斯道之外，不復有道。君臣上下，熙熙皞皞，遵之行之，絕無異端邪說間之。則斯道之無名，不亦宜乎？及百濟貢吉師，始有儒

教，然儒之為教，尤重五典，所謂親義別序信者，皆我所固有，特資彼文物以推弘之。施諸我天子君臣，用諸我夫婦長幼朋友，則斯道純一者，自若也。至於佛法西來，則不然，其為教先奉其三寶者，曰佛、曰法、曰僧，皆蠻夷之物，非神州所固有。於是斯道不得不設名以分於彼，理勢然也。故或稱神道。書紀用明紀神或稱古道。皇極紀或稱上古聖王之迹。孝德紀皆所以分於異邦之教。後之談古者，不知徵於其實而徒



求於其名。名不可見。則曰。上世未嘗有道。特不知道之純一。乃所以無名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蓋有天地。則有天地之道。有人。則有人之道。天神生民之本。天地萬物之始。然則生民之道。原於天地。而本於天神也。亦明矣。我公夙潛心於古典。其於道之原本。默識意會。乃一筆斷之。曰。天地之大經。而生民。不可須臾離者。嗚呼。亦至矣。弘道之館。何為而設也。恭惟上古神聖。立極。

垂統

臣彪謹案。天神地祇。見於古史。列於祀典者。不可勝數。而我公槩以神聖二字。蓋亦有說焉。請竊論之。天地之初。神聖挺生。其先後次序。猶難得而詳也。舍人親王撰書紀。以國常立尊為始生之神。天神相踵。而以至伊弉諾尊。伊弉册尊。稱曰七代。而又揭諸說於其下。互有詳略異同。先是太安麻呂撰古事記。其七代與書紀正文大同小異。而



品類彙編卷之十一

有特稱別地天神者以天天御中主神為始

生之神高皇產靈神神皇產靈神等四神

次之舉之於七代之前於是後之言古者或據

書紀或從古事記或混兩說以天御中主

國常立為同體異名之神其先後同異之辨猶

且如此乃至其功德事迹則諸說紛紜牽強附

會無所不至焉夫上世之事年代悠遠固不可

執一而論書紀於神代必皆舉諸說以存異

同則在親王之時既難得詳也親王嚴密慎重

不敢輕決而後人生於千百載之下穿鑿臆斷

欲以取信抑亦惑矣昔者孔子信而好古然其

所祖述止於堯舜言或及包犧則必曰蓋者慎

之至也至於後世老莊之流或假軒轅許行之

徒或託神農以逞其私說孔子用心之遠於是

可知也伏以赫赫神祇固非夫西土牛首蛇

身者之比且皇統之所自出神器之所由

傳凡神州之民不可不詳其淵源然以今測

古明張皇幽眇則其弊不涉荒唐不經者殆希



功道論卷之四

故我義公之脩史始於檀原朝揭神

代大要於卷首以明皇統之所本蓋亦欲矯

夫牽強附會之弊也世間所流傳大日本史紀傳頗有脫誤宜以本藩所

刻印本為正抑紀傳始於檀原朝然神祇氏族職官兵刑之類凡原於太古者悉收諸志類

則神代事實亦自見於其中可謂盡矣今公論述道之大原欲

悉舉神祇以辯異同則非斯記之所能盡僅

揭其一二則恐有挂漏之失於是不委曲詳說

唯舉其立極垂統之迹昭然明白者而歸諸上古

神聖之功化其所以繼述義公之志

斟酌洙泗之流者於是乎在矣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臣彪謹案天神之盛德大業載在古典者

大抵神異不測固難以常理論然蓋皆天地以

來相傳之說決不容疑亦不可附會依託以淆

真也中世以降信古不篤妄以私智測神代

以為古典所載非皆實有其事因以寓言解之

其所附會非陰陽五行之術則荒唐不經虛無

寂滅之說動稱秘訣掩其淺陋遂使神聖

公道官已述後卷止

五



經綸之迹。與庾辭隱語同類。可勝慨哉。近世有古學者流。能辨其失。彼此考證。參互錯綜。以釋千載之惑。其有功於典籍也。亦大矣。然至於其弊。則其論說鴻荒。猶身處其世。目視其事。引喻推類。喋喋辯析。欲以屈向之疑。古典者噫。是亦以私智測神代也。無乃矯枉過直乎。始唱古學者。猶頗有闕疑之意。然既粗開夸誕之端。至其徒則出入老莊。知質而不知文。甚則陰挾西洋之學。以論述神代。其無忌憚。已甚。可不慎哉。齋部廣成曰。上古之事。說似盤古疑冰之意。取信實難。然國家神物靈

蹤。今皆見存。不可謂虛源。親房曰。伊弉諾

尊伊弉册尊。生大八洲及山海草木。而其物皆有神名。豈神先降而生其物歟。抑物先成而神依之歟。神代之事。固不易測也。有味乎其言之。昔者子思作中庸。至於論其極致。則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公假斯語。以讚神聖經綸之迹。其信古固邁。廣成而其卓識。亦不在親房之下也。讀者徒視以為形容功化之辭。則不可也。抑亦穿鑿臆度。謂天地何如。而剖判萬物



何如而生育則又恐非公之意也。

其所以照臨六合統御宇內者未嘗不由斯道也。

臣彪謹案天祖之御高天原也光華明彩

照徹六合盛德大業至矣盡矣今欲悉贊之多

見其不知量也乃敢竊就古典論其一端曰祭

祀之道孝敬之義蓋起於天祖矣書紀古

載天祖新嘗及製神衣之事但古史太簡不能知其奉何神供何神後人因為附會之說一切不足據信也何以徵之

天孫之降臨下土也天祖手持寶鏡授之因祝曰吾兒視此寶鏡當

猶視吾可與同殿其牀以為齋鏡照照明訓實

聖子神孫所遵奉而祭祀之道孝敬之義豈復

有踰於是者邪夫有父母然後有子孫則子孫

之於父祖生也事之死也祭之固自然之道而

子子孫孫歷世相承雖至於千萬年乎其所以

本於始祖者自若則其追遠報本之義雖亦至

於千萬年乎不可以忽也海外諸邦文物尤備

者莫西土若焉西土之教亦一以孝為本自厥

國王以達於庶人但若國王則又有所謂敬天

者



引道舍言近新卷上

事上帝者。神州祭祀之道遠起於神代而

云天云上帝者。上古葢聞葢亦有以也。中世以降專做

做異邦之制遂有祀上帝之禮恐似失上古意其

他下文所謂捨此從彼者不違枚舉可為深慨

茶惟天祖上同體於天日下留靈於寶鏡然則赫赫太陽巍巍勢廟實天祖

精靈之所在歷代天皇尊之奉之而敬天

事祖之義兼存焉固非彼異邦之主求皇天上

帝於蒼蒼漠漠之中者之比也嗚呼聖子

神孫克紹其明德公卿士庶皆體其鴻恩維孝

維敬以推廣威靈則豈啻大八洲之民浴無疆

之化而已絕海遠洋之外蠻夷戎狄之鄉亦將

無不慕我德輝仰我餘光者豈不盛哉

寶祚以之無窮

臣彪謹案天祖之垂統天孫之建基

事皆屬神代其在位及年壽之數今不可得

詳然其歲月蓋悠久矣神武天皇壽一百三十

尊壽五百八十歲蓋世愈古則壽愈長然其詳今不可考正史紀年始於

神武天皇辛酉元年自辛酉至今又二千五百

公道官記述卷下



神代卷之七

有餘歲。通神代算之。不知凡幾千萬年也。歷世之久。雖時有汚隆。而

猶太陽之懸於天。草野卑賤之臣。又何敢論焉。然幸生於神明之域。世浴於煦育之恩。則亦

豈可不知其所原本乎。初。天孫之降臨。下土也。天祖賜以三種神器。曰玉。曰鏡。曰劍。

神代卷之七。書紀古事記皆同。而古語拾遺曰。即以八咫鏡及草薙劍二種神寶授賜。皇孫永為天璽。予玉自從。又自註於天璽。下曰。所謂神璽之劍。鏡是也。神祇令曰。踐祚之日。中臣奏天

神之壽詞。忌部上。神璽之劍。鏡據之。則似以鏡劍為神璽。而玉不與者。於是說者或就神器論

其輕重。其言非無謂。而三器之名所由來尚矣。書紀古事記共合。則其先後輕重非所輒議也。姑存疑。以俟後考。 因。勅曰。葦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國。是吾子孫可王之地。宜汝

皇孫就而治焉。行矣。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者矣。方是際

高皇產靈尊。每參天上之議。案書紀。皇孫之降臨。似其策皆出於

於高皇產靈尊。而天祖不與者。高皇產靈尊。古事記所謂別天神之一。其嚴固。非群神之比。則當時大議。宜必參焉。然云一皆出於其意。則不能無疑。且書紀一說及古事記。則皇孫之降臨。皆出於天祖意。而高思兼神竭

其智。手力雄神。效其勇。天兒屋命。太玉命。掌祭

神代卷之七



皇紀卷之三十一

祀之事武雷神當征討之任案書紀有經津主命先武雷神受征

討之武雷神事迹而為二神也姑存疑以俟後考天

忍日命天津久米命帶仗前行其他群神各奉

其職以贊成天業古者稱天皇曰須明良

美古登須明良之為言統御也美古登之為言

尊稱也蓋猶統御宇內之至尊云爾又稱

天業曰阿麻都斐都岐阿麻都斐者天日也

都岐者繼嗣也蓋謂必日神之胤然後可

繼皇緒也及後世有文字訓天皇以須明良美古登又訓踐祚及騰極以斐

都岐皆取於其義耳但若以阿麻都斐都岐為

天日嗣訓義共通上世設名義其不苟如此嗚呼孰謂書契以前未嘗有道耶爾來天日之嗣世奉神

器以君臨萬姓群神之胤亦皆世其職以翊戴

皇室此蓋神州建基之大端也嗚呼天

祖天孫所以垂統創業巍巍乎其大矣乃

寶祚之隆與天壤無窮者豈偶然乎哉

國體以之尊嚴

臣彪謹案赫赫大八洲基於礮馭盧嶋礮馭

盧之嶋實成於天瓊矛國威之所由來遠矣

皇紀卷之三十一



嘉穀豐饒於是有千五百秋瑞穗之稱武備充足於是有細戈千足之名

古學者流或謂千足者富足之約語細戈者富足之冠辭非有關武備也今案後紀人名有五百足者由是考之千足五百足皆古言而謂物之充足也如以千為富之約語則不知五百足者何等約語且稱大已貴命曰八千矛神者非取於其威武則亦取於兵備充足可與細戈千足之義相發也故至若曰浦安國曰玉垣內國

曰磯輪上秀真國未始不由土壤靈秀風氣淳美之故也案瑞穗國者中國之總稱其他或指今大和後世遂通用之於總稱猶下訓日本為夜麻登皇都之稱與國號相通理固然也日本之大號起於

中世而其所由來蓋亦尚矣何以知之維昔天孫降臨下土也相朝暉夕暉之所照曜以為此地甚佳乃始營皇居景行帝幸子湯縣也以為是國直向日所出因命之曰日向成務帝定國郡也東西為日縱南北為日橫神皇愛純陽光明之域既已如此且夫以天

日經緯國郡而我處其根本凡四夷百蠻皆仰我末光則日本之大號實胚胎於此矣案本對末之稱當時夷蠻朝貢者猶少故未建國號及撫三韓通西土或稱東天皇或稱日出

山首官紀述義卷之七



臣道食言還親者之

處天子。遂建日本之號。以辨內外本末之分。亦唯舉往時胚胎者而發之耳。夫日出之鄉。陽氣所發。地靈人傑。食饒兵足。上之人以好生愛民為德。下之人以一意奉上為心。至於其勇武。則皆根諸天性。此國體之所以尊嚴也。抑所謂勇武者。非惟勁悍猛烈。以逞其威。蓋亦必發於忠愛之誠。請論其略。素盞鳴尊斬蛇。獲劍以為是神劍也。不敢私。大己貴神獻其平國之矛曰。天孫若以此治國。必當平安。方是時。素盞鳴尊獲罪於天祖。大己貴神將

避國於天孫而不齊。不怨朝廷。乃獻其寶器。以輸奉上之誠。其忠愛之厚。何如也。若夫五瀨命。臨薨慷慨撫劍。以逆虜未滅為憾。日本武尊疾篤。寓懷於雄力。發情於歌詞。其感憤悲壯。從容嫺雅。又復何如也。及至後世。士猶重廉耻。卑怯懦。以汗名辱先為戒。忠義孝烈。不乏其人。丹心血誠。誓天日貫金石。而其跡不迫流風。如馨餘情。可掬者。皆上世遺俗所使。然要之。自有一種藹然氣象。非海外異邦所企及者。蓋

日本書紀卷之二十一



國體不得獨尊嚴必有資於天地正大之氣。天地之氣不得獨正大亦必有參於仁厚義勇之風。然則風俗之淳漓國體之汙隆繫焉。在上君子豈可弗留心哉。蒼生以之安寧。

臣彪謹案民之為道也憂莫切於饑寒天祖始開種穀養蠶之道民於是乎衣食焉患莫甚於疾病災害太已貴命少名彥命始定療病厭災之方民於是乎全活焉居莫安於宮室哀

莫慘於死喪素爨鳴尊五十猛命殖山林足材木民於是乎養其生而慎其終焉有太占以卜其吉凶有盥神探湯以決其嫌疑有稷稊以除其不祥有歌詠以達其情思若絜其氏族則有伴造其任治教則有國造縣主稻置之屬藏兵器於神祠所以備不虞戒非常崇神帝二十七年納弓矢刀於諸社三十九年作劍一十口藏于石上神宮史不詳其故桓武帝延曆中遷都於山城葛野既而朝議以為石上去都差遠可慎非常乃遷石上社器仗於葛野由是觀之崇神帝之藏兵器於神祠其備不虞也明矣因竊案兵器散在民間適足以生禍是故無事則藏諸神庫及



有事奉其兵仗以臨敵則神靈所寓可以大張  
我軍威其所以謀慮可謂深遠日本武尊之  
征東夷拜伊勢神宮奉其神劍而出蓋  
亦此意然史無明文敢書鄙見以備考置屯  
倉於各所以足糧食賑凶荒其他禮神祇禳  
疾疫開池溝築堤防之類無一不出於恤民厚  
生之誠者此神皇發政施仁之大略也是

以天下人民安四海無虞年穀豐饒家給人足  
所謂蒼生以之安寧者豈不信然乎上古指人  
民曰於保美多訶良於保者大也美者御也多  
訶良者寶也其所以重生靈可謂至矣夫農者

天下之本本固則邦安國家之寶孰大焉然則

天下人牧欲安其民者苟無失其所以為太寶  
之意則蓋庶乎不違神皇之道矣案周易

之大寶曰位楚書云唯善以為寶未有以民不  
寶者但孟軻所謂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  
者適暗合而土地所以養人政事所以理民未  
如神皇專指人民為太寶之得其根本也

蠻夷戎狄以之率服

臣彪謹案素戔嗚尊之獲罪於天祖也與

其子五十猛命降臨於海外書紀云到於新羅  
國又云韓地蓋追  
辭稱之少名彥命亦適於常世國案古稱常世其  
義不一而其云



常世國者多指海外絕遠之地則鴻荒之時明神威靈蓋既被

於異邦然載籍簡古其詳不可得言也近時古學者流

為之說曰外國諸蕃蓋皆少名彥神之所經營

又有廣其說者曰西土草昧之世有大乙少昊

大乙即大甲貴神而少昊即少名彥神其意蓋

皆欲尊大皇朝而不自知其言涉惟誕也好古之士可

於是任那國遺落那喝叱知朝貢外夷向化見

於史者蓋是為始 垂仁 景行二帝相

踵撻伐不服奮其威武 仲哀帝親征熊襲

中道而崩 神功皇后因神祇之教奉

帝之遺意案書紀 仲哀帝西征條有神憑

帝疑焉便登嶽遙望曰有海無國神何誘我據

此則 帝不帝不欲遠征併不信海外有國也

然先是外夷朝貢及投化者不一而足 帝豈

有不知海外有國之理耶况以眼界論有無者

真兒童之見以 帝之明豈合有斯語耶且丁

卯歲百濟遣使與新羅使朝貢 皇太后太子

曰先帝所欲國人今來朝痛哉不及見也群

臣皆為掩涕據此則征韓之役出於 帝之遺

志也明矣蓋書紀所載前後矛盾前說頗涉惟

誕後說著實近情而後世皆據前說不知徵諸

人道官記述義卷上

十一

日隆一日若新羅國主之子若秦主嬴政之裔

西懾伏三韓稱藩而朝貢當是際 國威赫赫



萬里航海望風歸化東夷西戎奔走執役金銀

綾羅朝貢不絕視諸蕃猶外府豈不盛哉記文自

古神聖立極垂統至蠻夷戎狄以之率服皆言未有儒教之時故臣亦專就應神帝以上

述其大畧不敢說及中世云蓋蒼生安寧是以寶祚無窮

寶祚無窮是以國體尊嚴國體尊嚴是以

蠻夷戎狄率服四者循環如一各相須濟美而

其所以然者未始不在斯道之所致也其為道

光明正大固不易一二數然嘗竊瞻仰神

皇經綸之迹以後世之名述之則其要有三焉

曰敬神曰愛民曰尚武古史雖簡而其大體彰

明較著不可誣也夫赫赫之威莫盛於天日

煦育之恩亦莫大於太陽恩者仁之施也威

者義之發也天皇既承天日之嗣撫

育蒼生又據太陽之所出君臨萬方恩威兼

施仁厚勇武並行而不相悖者蓋神皇立

極之大體而神州之所以冠絕宇內者其亦

在斯歟而聖子神孫尚不肯自足樂取於人以為善



引之舍言述義卷一

臣彪謹案神代尚矣神武帝以還十有

四世九百有餘年其間未有書契其有之則實

始於應神帝云當帝之時三韓稱藩

朝貢阿直岐之來自百濟也菟道皇子師之習

經典帝特遣使徵賢人於百濟於是王仁

及辰孫王隨使入朝帝嘉之以為皇子

之師據續紀先是百濟貢絳衣女王仁等之來

又貢冶工卓素吳服西素釀酒仁香等方是時

天下人安四海肅靜無有一物不得其所者自

常情而觀之則尚何外求之為獨聖主之

心則不然也衣食既饒兵甲既足而更召織絳

釀冶之工於海外厚生利用之政於是乎益廣

矣風俗既美綱紀既張而更求文獻於異域正

德之教於是乎大備矣苟非光明正大視宇內

為一家者則其孰能與此厥後列聖相承

崇尚儒教以培養斯道者蓋皆本於帝之

美意也昔者孟軻述虞舜之德曰樂取於人以

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於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道館記述義卷一



嗚呼 神州之與西土絕海殊域 帝之於

虞舜隔世異代而其取於人為善之美若合符

節抑亦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者其斯之謂

歟 帝之廟祀往往遍於海內而世徒稱贊

其武德不知其大有功於文教是以弓馬之士

皆致崇敬縉紳之家或闕欽仰豈可乎哉

乃若西土唐虞三代之治教資以贊 皇猷

臣彪謹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

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者唐之治教也明四目達

四聰敷五教明五刑二十有二人惟時亮天功

無為而正南面者虞之治教也知人安民哲而

惠卑宮室薄飲食竭力於溝洫致孝於鬼神者

夏之所以受禪明德恤祀立賢無方曰帝心不

蔽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者殷之所以

興視民如傷不泄邇不忘遠設官制禮法天地

象四時郁郁乎文者周之所以盛合而言之三

代之治教也自唐至周易姓既五厥後廢興不

一國號隨變故槩之云西土蓋循大化 詔文



也。夫天地之生人，為貴而人之為生，待食而飽，待衣而暖，待宮室而安處，殆若不如鳥獸魚蟲，遂其生於飛游奔走之間者。然而飛者矰之游者綸之，走者罔之，收其羽毛齒角鱗介而用之者，人之所以靈也。神州之尊冠絕萬國固也，然質有餘而文或不足，實既完而名或有闕。西土之為邦，智巧夙開，制度典章煥乎可觀，則資彼有餘以補我不足者，亦天地之常理，而聖知之用心也。及至後世，聞見日廣，人漸忘本，不啻

溺於西土之文，乃或信南蠻北狄之教，以華變於夷，噫，此奚異於以人而羨羽毛鱗介也。於是慕古之士，慨然以為胡教之入神州，儒者啓之，乃斥周孔，欲併廢孝弟仁義之名，噫，是亦猶廢衣服宮室，曰奚不從裸裎野處之簡易也。抑亦惑矣。然則唐虞三代之道，可悉用於神州乎。曰：否。治教之可資者，既粗已陳於前，而有決不可用者二焉。曰：禪讓也。曰：放伐也。虞夏禪讓，殷周放伐，而秦漢以降，欺孤兒寡婦，以篡其位。



者必藉口於舜禹滅宗國弑舊主以奪天下者必託名於湯武歷代之史既過二十不啻上下易位或併內外之分而失之所謂拓拔耶律完顏奇渥温愛新覺羅者何等種類何等功德而九州臣民若崩其角又從而贊揚其美動比唐虞不亦可憫笑乎赫赫神州自天祖之命天孫皇統一姓傳諸無窮天位之尊猶日月之不可踰則萬世之下雖有德匹舜禹智侔湯武者亦唯有一意奉上以亮天功而已萬一有唱其禪讓之說者凡大八洲臣民鳴鼓攻之可也况藉口託名之徒豈可使遺種於神州乎又况腥膻犬羊之類豈可使垂涎於邊海乎故曰資以贊皇猷若資彼之所長併及其所短遂失我所以冠絕萬國者安在乎其爲贊猷也

於是斯道愈大愈明而無復尚焉

臣彪謹案斯道者即天地之大經而神皇所遵行也聖子神孫既法其大經君臨億



北而更資西土之治教以扶綱常以叙彞倫譬諸草木既有萌蘖暢茂之性而培養有方則根柢益固枝幹益長譬諸劍鏡固有剛銳澄明之質而磨礪不懈則鋒銚益利光輝愈新然此特言其理耳臣請嘗論其實王仁之來也始獻論語亡幾高麗朝貢表文無禮菟道皇子怒詰其使壞其表文應神帝愛菟道皇子立為太子時仁德帝賢而長及應神帝崩太子避位相讓者三年遂殞躬以成其志其跡蓋

過中行然其美不可沒也

仁德帝躬儉素

恤民隱海內庶富稱為

聖帝太子之聰明

謙讓

帝之慈仁恭儉雖皆出乎天性而非

藉學問之力則其效焉能至此魯論之教於是乎可觀矣厥後自五經博士以至墜卜曆日之學往來如織邦家之治日趨文明而大臣蘇我入鹿世竊權柄罪惡貫盈天智帝龍潛與

中臣鎌子學周孔之道於南淵氏明良遭遇水魚不啻同心戮力果決雄斷殪兇賊於瞬息措



宗社於磐石以テ帝之英武鎌子之偉略遽升ニ天位直列大臣其孰曰不然而一帝能久守儲位輔佐大政鎌子亦爲內臣屈左右大臣之下大化中興室內一新當是時東宮與內臣其薰陶啓沃聲順匡救何如也此其神聖英武忠義謀略雖亦皆根乎天資而非資切磋磨礪之功則其效又焉能至此周孔之道於是乎大可觀矣抑其資周孔者固在培養斯道不在捨此從彼也何以知之大化元年之詔

曰當遵上古

聖王之迹而治天下右大臣

之奏曰先祭ヲ神祇而後議政事夫皇朝治教之隆莫過於大化而遵古道先祭祀者實爲大化中興之第一義乃若大寶之令延喜之式揭ニ神祇於卷首隸浮屠於玄蕃其所以重國體明ラレ名分者豈不詳且備乎所謂斯道愈大愈明而無復尚者信有以也夫

中世以降異端邪說誣レ民惑レ世

臣彪謹案異端邪說誣レ民惑レ世者其流非一而



西戎浮屠之教為尤甚西北洋夷之教其害又

一切驅除夫物先腐然後蟲生焉道先廢然後故不復論

異端入焉西土三代之治衰而老莊揚墨之說

起壞亂之極嬴政稱帝焚書坑儒儒教之厄亦

已甚矣劉邦起布衣一定九州其治雖不甚純

而寬厚愛人子孫相承亦頗崇儒術當是時休

屠之金人猶未獲逞其伎倆也漢書云霍去病

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顏師古註云今佛像是其遺法也王莽篡立漢祚幾

絕劉秀崛起恢復舊業功亦偉矣然深崇信識

緯當時學者皆務迎合其意苟不然者往往見

擯斥儒亦可謂窮也至於其子莊遂始迎佛於

天竺或謂西漢元壽中既有佛法其說本於魏

餘頭有光明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

其形丈六尺而黃金色據此則先是未有佛也

故韓愈朱熹等皆以為佛始於夫華夷內外者

天下之大閑詩書所載周孔所言丁寧反覆不

一而足今莊身承漢家正統及反迎胡鬼於異

域而群臣唯唯諾諾不聞一言半辭匡救其非

蓋其只儒曰學者徒章句訓詁是守不能闡明



周孔之本意而識緯符命之說亦有以盡其心

術識見故也然漢魏間佛法猶未遍於世東晉

之末清談熾行五胡內侵佛法亦漸蔓延晉書云姚

興立浮屠於永貴里立般若臺於中宮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宋齊梁陳

元魏之間奉佛供僧唯恐後時隋氏一并南北

而民間佛書多於五經數十百倍其盛可推知

也當是際九州糜亂政教廢缺其稱儒者皆以

虛無為宗以雕琢為文舉其宗合諸寂滅之教

驟其文潤飾夸誕之說故朱熹謂晉宋間釋氏

文字亦只以老莊之說鋪張蘇軾謂佛經之譯

必託于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然則佛法之所

以大行於世者文人學士與有力焉其罪可勝

誅哉 神州之有佛漸於 欽明 敏達

之朝瀰漫於 用明 推古之間蓋

神皇之道正大簡易 仲哀以上率由不愆

應神以降始資儒教而當時群臣未推弘

勸旨以培養斯道又不幸 國家多故 雄

略 武烈之間 皇統幾危民不聊生



列聖敬神愛民之道。至是大荒矣。亡幾蘇我稻  
目任大臣實始啓浮圖之端。然而神皇德  
澤入人之深。若物部尾輿若中臣鎌子。侃侃正  
議不遺餘力。當時天皇亦能英斷。屢投佛  
於水火。固非夫東漢君臣無識之比也。獨蘇我  
氏包藏禍心。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狹祖先之勲  
蘇我氏為武內宿禰之後。據外戚之親。握大臣之權。而又有  
上宮太子一意奉佛。為之內應。則奸謀之稔熟  
邪教之瀰漫不足怪也。終之用明歸佛至

歸佛帝為始

崇峻暴崩

人臣執逆蘇我馬子為始

推古

創立寺觀大弘其法。雖以中宗之英明大  
織冠之智略不能洞察其禍。以絕其根本。至於  
聖武自稱三寶奴。孝謙尊妖僧以法主。而  
橫流極矣。所謂道先廢然後異端入焉者。神  
州西土彼此一轍。惑世誣民。永為道之大蠹。不  
亦可深慨乎。抑浮屠之害。古人論之詳矣。其怪  
妄虛誕。固不足道。而其熾若彼者。其故何也。曰  
愚冥之民信而奉之。智巧之士利而使之。純明



剛毅之人惡而排之。姦詐狡黠之賊資而用之。排之者未必得其道用之者或能成其私。佛法之熾職是之由。何謂信而奉之。富貴者恐死後之貧賤。患難者俸身後之安樂。其爲善者欲到彼岸爲惡者祈免呵責。是不亦信而奉之乎。何謂利而使之。衆皆信佛我獨違之。不智也。且其流雖妄足以勸懲愚俗苟有補於我治何嫌於夷狄之法。是不亦利而使之乎。異端之害民猶疾病之於人。善治疾病者先養其元氣善排異

端者先脩其大道若徒攻擊驅除取快一時則禍變所激將有不可勝救者。是不亦排之者未必得其道乎。愚俗之信佛皆徇其欲也。今我奉佛以卒之則衆之尊我猶尊佛夫然後彼寧背其君父不背佛與我我之大欲於是可逞也是不亦用之者或能成其私乎。嗚呼天下之廣愚冥之民十居七八。智巧之士又居其一。一則其奉佛者滔滔日滋。至於純明剛毅之人僅存十

一於千百而又或不免禍敗則其所以明大道



養元氣躋斯民於仁壽之域者寥寥甚少萬一  
姦詐狡黠之賊資胡教以結民心鼓潛滔日滋  
之衆殲寥寥甚少之人以逞其大欲則茫茫宇  
宙幾何不其相率而為西戎也當路之人豈可  
不深謀遠慮思所以應不虞之變於異日乎哉  
俗儒曲學舍此從彼

臣彪謹案 神聖之建基仁厚威武固既冠

絕宇內若其文物之盛頗倣倣李唐於是遺唐  
留學史不絕筆博物詞藻世不乏其人然利之

所在弊亦隨之俗儒曲學阿其所好舍此從彼  
而先聖取於人為善之美意荒矣世之談古  
者於博物必稱吉備真備於詞藻必稱安倍仲  
麻呂以臣觀之俗儒曲學舍此從彼未必不一  
人者為之倡焉則其才學雖多亦奚以為夫儒  
教所以培斯道苟讀其書者誠宜體周孔之本  
意資明倫正名之大義以光隆 神皇之道

二人者則不然當僧玄昉瀆官闈真備職任中  
宮隱默不言當釋道鏡稱法王真備身列台輔



又號帝師。不啻袖手觀望。乃率百寮拜賀於其  
前。若仲麻呂則棄君親廢彝倫。北面稱臣於李  
唐。嗚呼妖僧覬覦神器。天地之大變。真備處  
之而不恠也。失節於異域。臣子之至辱。仲麻呂  
爲之而不耻也。其失德玷行在不學無術者。猶  
合不容於名教。况於一人之碩學宏才耶。抑以  
不學無術爲之則罪止其身。以二人之學與才  
爲之則人將相謂曰。大臣猶尊敬禪師。鬼卿尚  
臣事西土。吾輩何人。豈合忤法王之意。豈合不

慕大唐之化。此其所以播惡於衆。貽害於後世  
者。二人者不得不任其責也。及至後世。虛支浮  
華日盛一日。神聖之流風遺俗蕩焉殆盡。

世之言道者。不佞佛則阿儒。佛者曰梵經爲內  
典。儒書爲外典。某佛者某神之本地。某神者某  
佛之垂跡也。而學者不啻不辨其妄。乃或奉其  
說。顛倒本末。混淆內外。使神聖之舊典淪

於浮圖之狂瀾者。其學雖究九經。通百家。皆真  
備之流亞也。儒者曰漢土爲中國。其外爲四夷。



禮樂刑政皆中國所設。三綱五常非四夷所有。而學者耳目習熟。不悟其非。甚則以夷自處。使儒教與斯道背馳者。其文雖陵韓柳。駕李杜。皆仲麻呂之流亞也。雖然。二人亦生於域。讀聖賢之書。縱其身不能全名節。豈有意於為後世倡哉。蓋察其用心。一則恐失之。一則貪榮利而不知其弊之至此也。不亦可惜乎。孔子曰。苟患失之。則莫所不至。孟軻曰。苟為先利而後義。不奪不厭。世之舍此從彼者。其亦可以鑒矣。

皇化陵夷。

臣彪謹案大一統之業成於

檀原弘於

磯城嶋隆於

輕嶋若夫典章制度大備於

豐崎而

葛城實贊焉。上世淳朴。君臣稱名

而亦奉尊號曰

神日本磐余彥曰

御

肇國曰

胎中曰

天萬豐日曰

天

命開別。或頌其德。或述其靈。蓋皆當時贊美之稱。中世文物漸盛。乃追奉謚號曰

神武曰



弘道會言 近義卷 三十一

崇神曰 應神曰 孝德曰 天智曰

切中其實其他經向之為 垂仁高津之為

仁德不亦敢苟一字今恭本當時尊號又因其

謚號以想像 列聖之德業則稽古之義思

過半矣由是言之尚武敬 神仁以愛民智以

明物者蓋 列聖經綸之大端遵之則 天

業恢弘違之則 皇化陵夷汗隆之機捷於影

響古者祭神也 天皇親焉皇女侍焉明神

之裔主焉其征不服也亦親臨之或遣皇子或

命重臣其治民薄稅斂寬徭役損上而益下其

理庶務也明名分慎 國體布公道勵實效此

天業之所以恢弘中葉以降上下佞佛而敬

神之道岐焉王公大人手不知兵而尚武之俗

移焉奢侈日長聚斂倍克而愛民之仁衰矣淫

風相競宮壺不肅名實錯亂官失其守拘格例

脩邊幅而明物之智蔽矣 皇化陵夷職是之

由可悲也夫雖然舊章故實未全頽敗流風遺

俗未盡淪喪故英明之君一出能脩其緒則法

弘道會言 近義卷 三十一



弘道館記述義卷上

度綱紀翕然復舉若光仁 桓武

字多 後三條 後醍醐諸帝或總攬乾

綱或殄滅兇賊其功或成或不終而其成者必

能遵 神皇之道也其不終者必反之者也

豈惟中興之君為然哉藤原也平也源也鎌倉

也室町也人臣之把持大權其故非一而原其

祖先之所以盛且興未嘗不假仁厚勇武儉素

忠誠之道也觀其子孫之所以廢衰亦未嘗有

不反其道者也蓋曰大臣曰攝政曰關白曰將

軍名位雖殊其實皆所以代天工弘皇化故

奉 神聖之謨訓則榮從一己之私欲則辱

可不戒乎

禍亂相踵

臣彪謹案教莫大於彛倫治莫先於名分二者

不明則變故百出天下之禍有不可勝言者保

平以降之事可以鑒焉請論其略 烏羽帝

之於 崇德帝藤原忠實之於忠通皆父子

也而不相協 崇德帝之於 後白河帝

弘道館記述義卷上

三十一



忠通之於賴長皆兄弟也而視若仇讐若平清盛殺叔父及從弟四人源義朝弑其父又害其弟九人殘忍已甚而不啻朝廷不罪乃令其相戕源爲朝之關弓於其兄

崇德帝使之

源義經之請討其兄

後白河帝允之源賴

朝之請討世父及弟

帝又許之足利直義

足利直冬之歸順也

朝廷納之使討其父兄

其後足利氏父子兄弟世相篡奪而朝廷之

授官命職唯其強而勝者是視不復問其是非

孝弟之道幾乎熄矣平清盛之跋扈遂免刑戮

源賴朝之巧詐又倍於清盛然竊大權以天年

終至於北條義時以陪臣之賤既傾其主家又

敢差兵犯闕遂遷

三聖於孤嶋悖逆無

道神人所憤而不啻免夷戮能保九世之業足

利尊氏又作禍亂敢抗

至尊屢害皇子而

亦終其天年傳業十餘世此皆變故之大者若

其家族陪臣朝向夕皆互相夷滅者紛紜擾擾

不遑枚舉君臣之義亦幾乎廢矣裨官野史或



書曰。天皇謀叛。或稱曰流親王於京師。其  
謬妄亡論已然。亦可以見。皇室衰替。武人驕  
橫之狀。其稱異邦曰大唐。曰大宋大明。甚則指  
新羅之酋爲帝。其無識固不足論。然亦可以知  
當時顛倒本末之甚也。其間名分錯亂。非一。而  
足利義滿之罪爲尤大。其請大政大臣要君也。  
稱臣於朱明辱國也。出遊或擬行幸僭上也。尊  
卑內外之分亦幾乎不辨矣。嗚呼。君臣父子彙  
倫之尤大者。尊卑內外名分之至重者。而其類  
敗紛淆既已如此。所謂禍亂相踵者。固不足怪。  
海內塗炭。民無所措手足。至應永以後而極云。  
大道之不明於世也。蓋亦久矣。

臣彪謹案。不明者。湮晦之謂。夫彙倫名分既已  
頽敗錯亂。則謂大道滅絕可也。豈特湮晦不明  
而已哉。曰不然。道之在世猶太陽之懸於天。保  
平已降。彙倫雖敗。名分雖亂。而太陽未墜於地。  
則斯道存於人者亦猶自若也。故當其喪亂。存  
臻禍變百出。天又必生英偉絕特之人於其間。



以扶植天常民彝使斯道有所寓而不至於滅絕蕩盡矣。是以藤原信賴之作亂也。獨有藤原光賴之剛毅不屈。平清盛之肆毒也。內有其子重盛之諫諍。外有藤原長方之讜議。佐藤憲清遁跡於佛。非中行而義不肯阿。霸府源義經失權於兄。非無憾而忠克效節於皇家。北條闔門之罪。固不容天誅。雖然。微泰時時宗之撫民攘夷。則整整赤子何由息肩。而赫赫神州或不免於忽忽必烈之蹂躪矣。後醍醐帝以英

武之姿。攘除姦兇。復恢鴻業。海內之民再見

天日。蓋自天智帝殪逆賊以來數百年間。

未有此痛快也。天未悔禍。帝亦不能有終

然其所以慷慨按劍。遺詔勉恢復者。長使志

士仁人。毛髮竦然感動不已。後村上帝崎

嶇間關。僅守神器於南山之岑。今恭觀御

製歌詞。其使後嗣想函關蹈雪之艱。以存無逸

之戒者。亦信足以激發懦夫之心。二帝之

鼓舞士氣。其切如此。以故當時忠義輩出。儲貳



則有。皇太子恒良。皇子則有尊良。護良。宗良。懷良。諸王。公卿則有藤原藤房。藤原師賢。源親房。父子之倫。闔族狗難。則有楠氏。一門勤王。則有新田氏。若兒嶋名和。菊池結城。村上父子之徒。雖有器大小。而要之英風義氣。凜凜磅礴乎宇宙。所謂天生英偉絕特之人。以扶植天常民彝者。不其然乎。且夫太陽失光。則宇宙長夜。大道滅絕。則人皆禽獸。天地間豈容有斯理。然則太陽之不見。雲霧障焉。而赫赫炎炎者。自若也。大道之不行。亂賊晦焉。而光明正大者。未嘗滅絕也。故曰大道之不明於世也。蓋亦久矣。

弘道館記述義卷之上



本堂由然曰大德之天賜汝母也  
也大德之天賜汝母也



